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三

桑扈之什

桑扈音戶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長樂
劉氏曰君臣以言其朝廷也上下以言其風俗也
朝廷風俗之禮而謂之文者尊卑異位也親疎異
情也長幼異序也內外異宜也往來異守也動而
相交合而相紀莫不成文而中於異理序其品則
曰人倫也序其義則曰禮文也朝廷所以綱天下
之風俗不可以一日無之也

呂氏曰桑扈之詩倫則君臣肆其心易其事矣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音戶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交交往來貌桑扈竊脂

也李氏曰桑扈有二種爾雅曰桑扈竊脂鳩鵲

剖葦此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一種也

對剖韋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肉也對竊丹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色也禽雅有竊毛皆謂淺色淺色淺白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之竊脂者言之此則陸農師之說也○**毛氏曰**鶯然有文章○**蘇氏曰**胥辭也毛氏曰胥皆也○**難氏曰**枯福也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之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濃威儀升降於朝廷則天下示觀視而仰樂之○**蘇氏曰**幽王直情而恣行無復禮文濃度思古之君子樂循禮義以受天福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畢郢反**毛氏曰**領頸也長樂劉氏曰領所以首出於身者欲有作為未動其羽而先奮其領文綵四張鶯然可愛也屏蔽也王氏曰屏之為物禦外以

蔽內也○**蘇氏曰**樂循禮義則足以屏萬艱矣之屏之翰百辟音壁為憲不戢莊立反不難受福不那

毛氏曰翰幹也孔氏曰釋詁云楨翰幹也舍人曰楨正也築墻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墻兩邊障土者也憲灋也○**難氏曰**辟君也戢斂也○**毛氏曰**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蘇氏曰**王者屏翰四方而為諸侯灋苟不以禮自戢難而求肆情焉則亦不足以受多福矣王氏曰戢則不肆難則不易肆則放逸易則傲慢動不以禮非所以受福故戢而難歛後受福多也

兕徐履反觥古橫反其觶音蚪旨酒思柔假交匪敷五報反萬福來求

鮠氏曰：兕，鮠，罰爵也。○**朱氏**曰：鮠，角上曲貌。頌

佖，抹春秋穀梁傳，佖，斛與此字同。穀梁注曰：斛

球，球，斂角貌。○**董氏**曰：字書，佖，兕，鮠，其斛說曰：

兕，角可以為飲者也。後世佖，鮠，誤也。許慎說文

佖，兕，釭，其斛，斛，角貌，旨，美也。思語辭也。○**鮠**氏

曰：旨，酒之和柔而兕，鮠之設，所以常自戢難也。

○**朱氏**曰：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無事於求福

而福反求之矣。○**前漢五行志**曰：兕，鮠，其釭

旨，酒思柔，匪微，匪微，萬福來求，注謂飲酒者不

微，牽不微，慢，則福祿就而求之也。○**東萊**曰：兕

鮠，如卷百，壘，鮠，並陳，則不必指為罰爵如此詩

刪，指為罰爵也。後者指古之多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放表反，鴛，放，良，反，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

物有道，自奉，養，養有節，鳥，孔氏曰：幽王殘害萬物，
奉養過度，是以思古，明王也。

○**呂氏**曰：楚茨，至鴛，鴛，八篇，皆陳古以刺今也。

鴛，鴛，云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季，福祿宜之。

○**興也**。鄭氏曰：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

者，廣其義也。獮祭，奠而後，渙，射祭，獸而後，田，此

亦皆其將，縱散時也。○孔氏曰：舉一物以興其

餘也。鴛，鴛，匹鳥，鄭氏曰：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

則為雙性，馴耦也。○**孔氏**曰：月令云：羅，罟，畢，翳

注云：罟，小而柄，罟，謂之畢，釋詁云：鳥，罟，謂之羅。

畢，羅，異器。○**鮠氏**曰：君子謂明王也。○**毛氏**曰：

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

畢，掩而羅之。孔氏曰：小者未能飛，待其能飛而

後，取之，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

掩○王氏曰於其飛然後畢之羅之則不取其
卵弋不射宿故也○**福氏曰**交於萬物其德如

是則宜壽攷受福祿也岳樂劉氏曰先王之制

禽虫之微如鴛鴦者凡民取之亦有禁令不可

常取也必遂其生生育種類煦養既就然後可

飛于飛之時乃可手畢以網之張羅以待之也

苟非禮樂刑政之治于其民而中和決於風俗

則仁民息物之道其能及於是耶是以舟車所

至人方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

露所墜允有並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以言

萬物之戴于其德與天無二也君子萬季福祿

宜之者謂寶為天子宮有四海人以為宜也

鴛鴦在梁哉莊三反其左翼君子萬季宜其遐福

楚氏曰梁石絕水之梁哉錄也遐遠也遠猶久

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多不驚駭故其左

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孔氏曰斂其左翼

以右翼掩之舉其雄者而言耳○張氏曰禽鳥

並棲一類一倒各以左翼斂在內以右翼防外

患○長樂劉氏曰戢翼在梁人無害禽之心禽

亦不疑於人也○**蘇氏曰**惟俟其飛而後取故

其在梁者戢翼而安○**東萊曰**此詩獨以鴛鴦

為興者詩多偶見多之掩捕適有所感耳梁橋

梁與梁皆是不必專以為石絕水之梁也

乘繩證反馬在廐音救摧采反之秣音末之君

子萬季福祿艾奠蓋反之

白氏曰摧塗也鄭氏曰摧今塗字也○釋文曰

摧芻也秣粟也釋文曰秣穀鳥也艾養也○

氏曰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則委之

以莖有事乃予之穀蘇氏曰將用其力則加之
以秣愛國用也長樂劉氏曰王所乘之馬猶或
節儉如此其他服用從而可推矣奉養之節如
此故宜久為福祿所養也蘇氏曰艾老也言以
福祿終其身也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季福祿綏之

黼氏曰綏安也

篤齋四章章四句

頍缺婢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
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佗是詩也孔氏曰諸
公同姓之公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禽酒既旨禽般既嘉豈伊異
後兄弟匪他葛音烏同與女蘿力多反施以豉反
弓松栢未見君子憂心奕奕亦字既見君子庶幾

音悅擇音亦

毛氏曰與也頍弁貌說文曰頍舉頭貌○董氏

曰頍者圍項而結之也禮緇布冠頍弁無笄者

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四綴則有笄者亦以固
頍弁皮弁也孔氏曰弁者冠之大名稱弁者多
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戎冠弁
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服之故
知皮弁也○**黼氏曰**實猶是也旨嘉皆美也○

毛氏曰葛寄生也陸璣疏云葛一名寄生葉似

當蘆子如覆盆子赤罌恬美女蘿兔絲松蘿也

孔氏曰釋艸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意以菟

絲為松蘿故言松蘿也陸璣疏云今菟絲蔓連

艸上黃赤如金今合樂菟絲是也非松蘿目

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釋文曰在艸

曰菟絲在木曰松蘿○**鄭氏曰**君子斥繇王也

○**白氏曰**弈弈然無所薄也孔氏曰憂則心遊

不定○**鄭氏曰**吾繇玉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

為兮吾其宜以宴而弗為也禮天子諸侯朝服

以宴天子皮弁以日視朝孔氏曰燕禮者諸侯

燕臣子之禮其經云燕朝服諸侯用朝服燕則

知天子亦自以朝服燕也女酒已美矣女毅已

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宴也王氏曰無以為禮

君子弗非也有以為禮而弗用是乃君子所非

也吾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多疏遠者兮皆兄

美至親○**宋氏曰**非他多也○**孔氏曰**葛與女

蘿依於松柏松柏存而茂松柏殞而亡是存亡

在松柏○**蘇氏曰**兄弟之王譬如葛與女蘿之

託松柏百不見則憂見則庶幾王樂之王奈何

獨不顧哉

有類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毅既時豈伊異

人兄弟具來葛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

惻惻立命反既見君子庶幾有滅

鄭氏曰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楊氏曰**爾毅

既時君子之食惟其時物如春則食麥與羊之

類是也○**鄭氏曰**具猶皆也○**毛氏曰**惻惻憂

盛滿也滅善也

有類者弁實維在晉爾酒既旨爾毅既早豈伊異

人兄弟甥舅如雨雪先集維霰蘇薦反死喪無

日無幾居豈反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鄭氏曰阜猶多也○**岳樂圖氏曰**甥舅謂母姑

姊妹也妻族也○**鄭氏曰**將大雨雪始必微溫

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

雪矣孔氏曰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雹盛陽之氣在雨小則溫暖為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搏為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搏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為之矣○**王氏曰**有頍者弁實維在晉則吾弁在晉而不知用禮以稱之則刺之甚矣○**陳氏曰**霰雨雪之兆王踈兄弟甥舅亾之兆也○**蘇氏曰**君子以是知死之無日相見之無幾無所復賴而相告曰苟今夕有酒也君子維以相宴而已不其他矣**王氏曰**言今夕則不謀來夕之存否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牽胡瞻反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音疾姤丁故反無道竝進讒巧敗必逼反國德澤不加於民間

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佗是詩也董氏曰叔孫姬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攷其時將為季孫迎宋公女

間關車之牽兮思變力克反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音活雖無好音報反友式獎且喜

毛氏曰興也間關設牽也孔氏曰牽無事則脫行乃設之○朱氏曰間關設牽轂也○董氏曰

按說文牽韉也故謂之關又曰牽車轂也車韉而行則有轂故古人以間關為轂又為驅馳其

說本此○**釋文曰**牽車軸頭鐵也○**毛氏曰**變

美貌○**艷氏曰**逝注也○**毛氏曰**括會也○

氏曰式用也獎餒也○**毛氏曰**昏居之心維婦人是從故思得盛德美色之女注迎之以配幽王也○**朱氏曰**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會

而心如飢渴百○**孔氏曰**凡後之蕤歛喜樂頌賢友共之疾褒姒之甚思賢女之切若迎得此女雖無朋友亦將獨喜也

依宸平林有集維鵠音驕辰辰頌女令德來教式蕤且譽好吟報反爾無射音亦

毛氏曰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鵠雉也孔氏曰說文云鵠長雉陸璣疏云鵠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鵠鵠其尾長肉其美故語曰四足之美有庶兩足之美有鵠辰時也○**孔**

氏曰碩大也○**丘氏曰**爾碩女也○**鄭氏曰**射厭也○**丘氏曰**茂盛之林集者維雉興王宮之

賢宜有碩女居之○**朱氏曰**以令德來配君子而教誨之是以式蕤且譽而悅慕之無厭也

雖無旨酒式斝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

與文式歌且舞

朱氏曰旨嘉皆美也吾得賢女以配君子則其嘉如此雖無旨酒嘉穀美德以及賓客狀斝食

歌舞有所不能自已孔氏曰人蕤樂欲與賢德者同之若非賢德則蕤不樂矣上云雖無好友

以已為主故云已無賢友此言無德與汝以瑕為主故云已身無德○**王氏曰**樂賢女如此則

厭惡褒姒甚矣

陟彼高岡析星歷反其析于洛反薪析其柞薪其

葉濟思叙反兮鮮息淺反我觀爾我心寫兮

鄭氏曰陟登也○**孔氏曰**析伐其柞木以為薪

其葉濟濟然茂盛丘氏曰柞葉最盛○**鄭氏曰**

鮮華潔觀見也○**陳氏曰**析薪者以興昏姻華潔兮

我得見爾賢女則心輸寫而無所憂矣

高山仰止景行釋文下孟反當不音行止四牡茂

口反駢駢乎非反六轡如琴觀爾新昏以慰我心

毛氏曰景大也○**朱氏曰**景行大道也表記曰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

之不足也倪馬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孔氏曰**

四牡之馬駢駢行而不息六轡緩急調和如琴

瑟之相應○**歐陽氏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

勉其不已之辭也以謂賢雖難得求之不已行

有得也故其下刪云四牡駢駢六轡如琴者謂

調和車馬注迎之如管章車牽也使我見王得

此賢女為新昏則慰我心矣○**說文曰**印欲有

所庶及也詩曰高山仰止○**史記孔子世家曰**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表記注云景行行

止詩作行之

車牽五章章六句

青蠅餘仍反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言蠅止兮樊疇豈開在反弟君子無佞讒言

孔氏曰營營注來貌歐陽氏曰營營狀注來之

飛蠅樊藩也孔氏曰孫炎云樊圃之藩○**孔氏曰**

豈弟樂易也○**孔氏曰**君子謂王者也○**孔氏曰**

蠅之為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

亂善惡也前漢昌邑王傳云王夢青蠅之矢積

西借東可五六石以問郎中令遂遂曰陛下之詩

不云乎營營青蠅止兮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

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注惡即夫也○

長樂劉氏曰蛆蟲所變而成者青蠅也其飛之聲

則營營狀亂人之聽其止於物則穢敗之又從而

生蛆復變為蠅其穢敗於物無有紀極也○陳氏曰青蠅穢不潔之物驅之使去而復還以比小人態狀可惡而又難遠程氏曰讒多之情常欲汚白以為黑而其害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注來○孔氏曰讒多為害如此樂易君子無得信受之陳氏曰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董氏曰營營說文佗營營小穀也樊佗楸蓋古字也○東萊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行且坐于几席盤朽之間矣蓋憂之也營營青蠅止于棘讒多因極交亂四國孔氏曰棘謂植棘為藩也孔氏曰棘榛即為藩之物○前漢書曰極猶已也○李氏曰四國四方也○前漢書曰樂易之君子不當信讒人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士中反讒人罔極構古豆反我二人

孔氏曰榛所以為藩也○鄭氏曰構合也合猶交亂也○朱氏曰已與聽者為二人孔氏曰謂見讒之人與人君也○李氏曰當是時小人得志凡賢者無不被讒矣而獨曰構我二人者蓋主見讒者而言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實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息列反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直林反酒莫衍反淫液音亦武公既入而任是詩也孔氏曰酒誥注云齊色曰酒沈酒者飲酒過久若沈沒然使酒歎俱醉顏色齊同也○鄭氏曰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為玉卿士○孔氏曰樂記

說樂之遲云咏嘆之淫液之則淫液遲久之意也
○後漢孔融傳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
過也

歐陽氏曰詩人之作常陳古以刺今此詩五章
其前二章陳古如暇其後三章刺時如此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直乙反邊豆有楚般戶交反
核戶革反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借音皆鍾鼓既

設舉酬市由反逸逸大侯既抗苦浪反弓矢斯張
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暇有的以祈音其爾爵

鄭氏曰筵席也初卸席也孔氏曰司几筵注云
鋪陳曰筵藉之曰席○**丘氏曰**左右謂據筵上

左右之人○**毛氏曰**秩秩然肅敬也蘇氏曰秩
秩有序也楚列貌般豆實也鄭氏曰豆實菹醢

也○孔氏曰般是總名此文般核與邊豆相對

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為般魏風曰園有桃其實
之般是在籩之物亦為般也○**鄭氏曰**核邊實

桃梅之屬孔氏曰桃梅有核之物邊人云饋食
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榛榛乾梅也內則有桃諸

梅諸謂乾者也○**毛氏曰**旅陳也○**鄭氏曰**和

旨猶調美也孔甚也借齊一也鍾鼓於是言既
設者將射改縣也孔氏曰天子宫懸階間妨射

位故改懸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乃云樂正命
弟子贊工遷樂于下琴瑟之樂尚遷之明鍾鼓

之懸改之矣大射不言改懸者諸侯與臣行禮
略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

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
鐘磬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朱氏曰**舉酬舉

所奠之酬爵也又曰按儀禮主人酌賓曰獻賓

既醑主人主人又自飲而酌賓曰疇實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遂舉所奠之爵交錯以徧也○**毛氏曰**逸逸往來次序也大侯君侯也鄭氏曰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孔氏曰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王大射供虎侯熊侯豹侯設鵠天子之射張三侯也大射中車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三侯也抗舉也孔氏曰按大射前期三日司馬命量人中車張三侯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其事未至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為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鄭氏曰**大侯

而弓矢亦張節也○**宋氏曰**射夫既同此其耦也孔氏曰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射人說實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大射實射皆六耦也○鄉射禮司射比三耦於堂西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御射注云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鄭氏曰**獻猶奏也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毛氏曰**的質也孔氏曰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實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彘射則侯中畫為獸其中射處皆二尺射義云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矍有的以祈爾壽則以的為正鵠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質

也所求也○**宋氏曰**爵射不中者飲鹽豎上之解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也○**蘇氏曰**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奠禮鄭氏曰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烝烈祖其非祭與既安賓然後改縣以避射孔氏曰行奠至安賓之後而行大射既旅歛後張侯及弓孔氏曰既旅之後止飲而行射事君之所射大侯既舉而張之其衆射之弓矢於斯亦張比其射夫而耦之既耦歛後拾發孔氏曰大射禮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更也將行也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求勝以爵其不勝○**禮記**射義詩云發覆有的以祈爾爵所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養也

○**東本曰**按大射儀雖前期三日張大侯然不繫左下綱與鄉射同雖不言將射命張侯遂繫左下綱亦可互見也鄭氏偶忘互相備之例遂以為舉鵠而棲之於侯殊不知舉二尺之鵠安得謂之大侯既抗乎

籥余若反舞笙鼓樂既和奏變衍苦且反烈祖以洽戶決反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古雅反子孫其湛都南反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實載手仇音求室人入又酌波康爵以奏爾時

鄭氏曰籥管也詳見簡兮○**古氏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辰樂劉氏曰籥舞文武也干舞武舞也言文則武見矣言笙鼓則八音舉矣○**鄭氏曰**夔進也衍樂也○**田氏曰**烈業也孔氏曰有功烈之祖○**鄭氏曰**洽合也○**孔氏曰**百禮

事神之衆禮也蘇氏曰百禮九州諸侯所獻以

助祭者所謂庭實旅百也○**毛氏曰**壬大也○

丘氏曰林衆也鄭氏曰壬任也謂卿大夫也林

諸侯也○**朱氏曰**錫神錫之也○**鄭氏曰**純大

也○**朱氏曰**嘏福也鄭氏曰嘏謂尸與主人以

福也○**鄭氏曰**湛樂也○**蘇氏曰**載則也○**董**

氏曰仇匹也所謂耦也○**王氏曰**室人主黨也

○**蘇氏曰**康安也毛氏曰酒所以安体也○朱

氏曰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瑛康圭謂瑛上之

爵也○**董氏曰**崔靈恩集註以一章為大射二

章為瑛射○**王氏曰**大射禮為將祭擇士故也

既祭矣於是乎瑛瑛則又射先王用酒常以祭

祀其飲也常以射射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

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篇舞笙鼓

樂既和奏則所謂有備樂也矣衍裂祖以洽百

禮則所謂有備禮以成之也○**朱氏曰**百禮禮

備也言其禮之盛大也既錫爾福及爾子孫

百獲湛樂也○**王氏曰**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則

是又射矣實載手仇室人入又則實主皆善

射矣實黨射則手敵主黨入射則又手敵丘氏

曰手敵對手之耦也○**孔氏曰**酌澀安体養病

之爵以飲平中者也丘氏曰以其養老養病故

曰安爵○**蘇氏曰**以奏爾時薦之以時物也

實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

止威儀幡幡乎表反舍音捨其坐遷屢力具反舞

僊僊音仙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於力反曰既醉止

威儀忸忸必反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毛氏曰反反言重慎也蘇氏曰反反顧禮也幡

幡失威儀也蘇氏曰幡幡輕數也遷徙也屢數也○**王氏曰**僊僊軒舉之狀○**音氏曰**抑抑慎

密也孔氏曰謂慎禮而密盡悒悒媒媠也董氏曰字書以悒為儀毛以為媒媠蓋溺於儀而不

知禮此宜以其媠媠終也○**音氏曰**秩序也○

禮氏曰此章陳幽王蕤實失禮之事實初并筵

尚温温然和柔而恭敬未醉之時威儀猶能反

反欬重慎至於既醉幡幡失威儀鄭氏曰實初

卽筵之時能自勅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

態出舍其本坐迂嚮他處辰樂劉氏曰君臣實

主各有定位以象天地日月之居其所也今則

舍其坐而遷其位是君臣可得而亂也實主可

得而易也數數起舞僊僊然武樂劉氏曰舞之

奏各有其時非可以屢也武公疾之又重言之

云其未醉尚守威儀已醉威儀乃悒悒然而媠

媠是曰既醉不自知其常禮昏亂無次董氏曰

犯貴朝廷犯齒社席所謂不知其秩也

實既醉止載號胡毛反載歎女交反亂我籩豆屢

舞傲傲起其反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音尤側弁之

儀五何反屢舞傺傺素多反既醉而出竝受其福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音氏曰號歎號呼謹歎也孔氏曰喝斗也傲傲

舞不能自正也說文曰醉舞貌○王氏曰傲傲

傾側之貌○**鄭氏曰**郵過也朱氏曰郵與尤同

側傾也儀傾貌○**音氏曰**傺傺不止也○**鄭氏**

音氏曰出猶太也孔甚令善也○**音氏曰**此章申言

其亂而終誨之也王氏曰言人之始未嘗不治

終始至於亂○**音氏曰**刺王之君臣上下飲

酒既失威儀又號呶雜亂邊豆亦無次序至於
屢舞孔氏曰已醉則不自知其過矣○

氏曰但見側其弁俄然而頽矣○**禮記**數起

舞傴僂然又不能止○**禮記**福謂澈俎

歸胎也上下皆醉受福而歸可也○**鄭氏曰**實

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說伐其

德也孔氏曰醉前無失為有德既醉為愆以喪

之是伐其德也○**朱氏曰**飲酒之所以甚美者

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東萊**

曰奠禮實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實所

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雷遂出卿大夫皆出所

謂既醉而出也並受其福當取劉執中鄭康成

兩說合觀之其義乃足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假醉不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假醉不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假醉不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假醉不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假醉不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假醉不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假醉不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假醉不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假醉不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假醉不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假醉不

十五

數起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反耻式勿從謂無得大音泰息匪言勿言
又詳知夫忍反敢多又

禮記立酒之監佐酒之史董氏曰立之監以

監之佐之史以書之古之慎禮如此○**朱氏曰**

監史司正之屬奠禮鄉射恐有解倦失禮者立

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式解見式啟○**朱氏曰**

謂告也○**鄭氏曰**由從也○**禮記**殺羊不童

也鄭氏曰殺羊之牲執軋有角○**禮記**三爵

者獻也酬也酢也孔氏曰禮有獻酢有旅酬及

無筭爵旅與無筭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
獻也酬也酢也○**禮記**凡此飲酒則非特幽
王之朝而已○**禮記**飲酒初時或有醉者或
有不醉者後設饗以逼之○**禮記**立監使視

之又助以吏使督酒欲令皆醉也○**王**立
監更本防人之失禮儀也不醉者正其禮儀則
善也醉者失其禮儀則不善也今反以醉者為
善耻殿不醉者而強之以酒○**孔**不醉者
監與吏反耻而罰之是使之小大盡醉舉坐皆
猶狂也○**宋**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
急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
勿語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數矣設言必
無之物以恐之也孔氏曰使汝出童首無角之
殺羊豈其無效之物欲使息也○丘氏曰此為
飲酒者設法也為主入者用不從世俗所謂飲
酒之法立監佐吏無使過醉怠慢無禮又當立
酒令云非可言之言不得言非可用之語不當
語若有用醉人之言則罰之以童殺女飲至三

爵已昏然無所識矣况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
戒之也王氏曰人之齊聖飲酒温克戒小人者
三爵則已醉而無所識矣矧敢多於三爵而又
不已宜其沉湎淫泆如是甚矣○孔氏曰禮主
人獻實實飲而又酌主人主人飲而又酌以酬
實實則奠之而不舉則實主皆不飲三爵矣而
指獻酬酌為三爵者言行三爵飲之時非謂人
飲三爵也○**屈**樂劉氏曰幽王飲酒必與羣眾
小人男女弗問而立監命吏俾臨視巡省在會
之人罔得弗醉也衆醉則淫亂邪惡穢雜褻瀆
百醜興焉而王用以為娛不醉則不為百醜無
以娛於王反耻而罰之俾之心醉衆皆醉矣淫
亂邪惡穢雜褻瀆無所弗至勿從謂告之也或
耻而弗為矣而俾大怠者謂酒于酒荒于色悖

于禮漬于義皆大懈于厥政者常人則以為憂
幽王則以為樂故立史監戒其勿言幸其昏迷
而大急用以為歡焉匪言勿言者厥有醉劇而
才於淫穢巧于悖亂匪可以言者則褻而美之
用以為樂慎勿言其非恐愧厥心而弗復肯為
故云匪言勿言也其醉而善於悖亂遠拂人倫
之事謂之匪由由道也匪由之人常常延納勿
語于外雷之以為吾王一笑之歡也有敢道及
醉人之非者罰以童殺幾無童者俾之必出所
以困其不能慎言也是以有不得已而與其變
飲者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又耻於其心亦為
淫亂故三爵之後洋洋然昏矣醉矣睡而不寤
矣不識不知矣矧敢多飲而又寤哉此二句武
公所以自處也幽王繼宣王中治之後未易處

失其天下其不道不如是之甚申侯豈能殺之
也蓋由諸侯疾怒無有救之者是足以見其詳
焉嗚呼禽獸之所弗為而幽王為之其滅亡乃
自取之也又豈申侯所能為哉○**東萊曰**淳于

髡說齊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灋在傍御史
在後秦王趙王會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奏御
史前書曰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趙王
鼓瑟藺相如請秦王擊甕顧召趙御史書之曰
某年某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甕此古人君燕飲
之制猶存於戰國者也或立之監即執灋也鄉
射注所謂立司正以監察儀灋者也或佐之史
即御史也董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劉執
中解此章雖多牽強忿激失詩人溫柔敦厚之
意然論酗酒之害深切詳明故并錄之

實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奠藻音早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胡老

反京將不能以自樂音洛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鄭氏曰萬物失其性者王政教衰陰陽不和羣生

不得其所也將不能以自樂言必自是有危亡之

禍○辰樂劉氏曰先王之於昆虫禽獸也網罟有

制罽羅有時田獵有度弋射有規不社殺以戕其

生不過用以存其類則其仁不曰不並矣歟上有

恤物之制而下無恤物之心天下並廣萬類維蕃

雖欲恤而全之亦不可得恤而全之也是以先自

于鄉遂次及於八州建伯立正分師列辰尊乎道

德之賢以為司徒用總厥教以鄉三物為本有禮

以格其違有樂以和其戾有政以矩其心有刑以

復其本則五常者吾民之所日用也又豈有於物

而不仁於昆虫而不恤哉○王氏曰憂在天下不

為小己之得失故謂之君子○凡氏曰幽王之詩

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居鎬京武王

為始刺王將喪鎬京故陳武王也

呂氏曰奠藻之詩與孟子所謂惟賢者而後樂

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及王制旱乾水溢民

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之義同

奠在在藻有頒符云反其咎王在在鎬豈苦在反

樂飲酒

朱氏曰興也藻解見采蘋○毛氏曰頒大首貌

○說文曰鎬武王所都在氾安西上林苑中○

鄭氏曰豈亦樂也○歐陽氏曰奠在在藻者言

萬物之得其性也王在在鎬者謂武王安其樂

也毛氏曰魚以依蒲藻為得其性○孔氏曰魚

何所在乎在於藻也藻是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有頌欻其大晉也○辰樂劉氏曰夏月之時淺水生藻陽氣在外魚亦從之不潛于淵而在于藻也有頌其晉者出游水面則露其晉故見其頌大也

魚在在藻有莘所中反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毛氏曰莘辰貌辰樂劉氏曰有莘其尾者鮪蒲無虞則戲於水面既升而露其晉又降而露其尾莘欻其辰矣○**李氏曰**樂豈但倒其文以便

韻耳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乃多反其居**鄭氏曰**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欻安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葍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直遙反不

錫命以禮數色角反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徵

而思古焉孔氏曰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

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燧燧人鼓有寇至則舉

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

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太

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

火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長樂劉氏曰

君子見其禍亂必起於是故曰見徵而思古焉采

葍采葍笙音匡之宮音舉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

雖無予之路車乘乘證反馬又何予之玄衮古本

反及黼音芥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葍大豆也采之者采其

葉以為藿三牲中羊豕豕以藿王饗賓客有中

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孔氏曰公食礼云鉶毛
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茶
也滑莖莖之屬是也以鼎煮牛取其骨体置之
於俎其汁則笔之以藿調以鹹酸乃盛之於鉶
謂之鉶羹○**北氏曰**王肅云筐筥受所采之菜
○**毛氏曰**君子謂諸侯也玄衮卷龍也又曰玄
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孔氏曰王藻注云龍
卷畫龍於衣卷字或任衮欵則以龍管卷欵謂
之衮龍衮是龍之狀也○**鄭氏曰**及與也○**朱**
氏曰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劉氏曰**菽薄物
采以為藿然而不可不敬故或筐之或筥之况
諸侯之君乎故當有以厚錫予之也蘇氏曰采
菽猶設筐筥以待之而况諸侯乎○**陳氏曰**雖
無予之者好之之心無已也上公九章其服用

衮古之諸侯皆上公而有是賜哉詩人取其
賜予之凶厚者爾○**東萊曰**上公之服九章玄
者衣之色也衮者畫之於衣九章之第一章也
黼者繡之於裳九章之第八章也玄衮及黼皆
謂上公之服也

鬻音必沸音弗檻胡覽反泉言采其芹巨斤反君
子來朝言觀其旂巨依反其旂泮泮匹僻反鬻聲
呼惠反載駟七南反載駟音四君子所屆音
界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威沸泉出貌檻泉正出

也孔氏曰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泉也○李
氏曰水泉旋下上出曰涌泉○**鄭氏曰**芹菜也

可以為菹亦用待君子也用禮芹菹雁醢○**毛**

氏曰泮泮動也嘒嘒中節也王氏曰嘒嘒言其

輦之細輦之細則無輦馳驅故也○**蘇氏曰**駕

者既服而三之曰駟四之曰駟董氏曰載駟則

駟也載駟則駟也○**屈氏曰**屈也○**宋**

氏曰威沸檻泉則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觀其旂

見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坐於

是也歐陽氏曰詩但述諸侯來朝車服之盛可

觀尔其曰君子所屆者乃言君子所坐車旂如

此之盛尔如鄭所說詩及序文皆無之

赤芾音弗在股音古邪似嗟反幅音福在下彼交

匪紆音舒天子所予樂音洛只音止君子天子命

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諸侯赤芾邪幅幅幅也

所以自備束也孔氏曰左傳曰帶裳幅焉內則

亦云備則此服名備而已○**鄭氏曰**芾太古蔽

膝之象也孔氏曰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

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玉易之以

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冕服謂

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為之孔氏曰鞞鞞俱

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古

者衣皮此存其象故知以韋為之玉藻鞞君朱

大夫素士爵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虛三

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脛本曰股邪幅如

今行膝也孔氏曰邪纏於足謂之邪幅說文曰

膝絨也名行膝者言行而絨束之備束其脛自

足也膝故曰在下○**朱氏曰**交際也○**毛氏曰**

紆緩也○**朱氏曰**言諸侯見于天子恭敬齋速

不敢紆緩也蓋因其服以起興曰赤芾在股則

邪幅在下矣波交匪紆則天子所予矣是以錫

之命而申之以福祿也鄭氏曰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人謀鬼謀也○董氏曰天子之命則有命爵有命服有命車其命之則路車乘馬玄衮及黼是也古者發大命頒爵祿必自其先祖廟示不敢專則以德受命其得於神也宜矣○荀子勸學篇云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頌其身詩曰彼交匪紆天子所予
維柞子落反之枝其葉蓬蓬步公反樂只君子殿多見反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牌延反左右亦是率從

鄭氏曰興也○毛氏曰蓬蓬盛貌殿鎮也孔氏曰軍行在後曰殿取鎮重之義故曰殿鎮也平平辯治也孔氏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平辯治

○荀子儒效篇云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宋

左右諸侯之臣也○嚴粲曰柞之所以有枝以衛其株枝之所以有葉以庇其幹者皆由根本堅固氣脉盛大俾之歛也根本天子也枝葉者諸侯也氣脉者朝廷之寵命也故葉之蓬蓬者根本氣脉之所及歛則葉之蓬蓬反以衛其根株而為之堅固猶天子寵錫諸侯俾之茂盛反能殿天子之邦而益朝廷之固也故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宋氏曰萬福攸同則所謂竝受其福也○宋氏曰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望此也孔氏曰服虔曰平平平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左傳魏絳曰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

君子萬福攸同優蕃左右亦是帥從杜預注優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優蕃歛在左右○釋文曰韓詩作優優云爾雅之貌

汎汎芳劔反揚舟紼音弗纚力馳反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其維反之樂只君子福祿脆頰尸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紼音律纚綏也孔氏

曰釋水云紼縞維之紼紼也縞綏也孫炎曰紼大索也李廵曰紼竹為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綏繫也欬則紼訓為紼紼是大紼縞訓為綏綏又為繫正講舟之止息以紼繫而維持之

○釋文曰纚韓詩云祿也葵揆也脆厚也戾坐也○**鄭氏曰**揚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歛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綏以行之○**蘇氏曰**天

下之諸侯撫之則懷棄之則去亦如舟之無定

○**毛氏曰**紼纚維舟如天子以爵命維持諸侯爾毛氏曰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王氏曰**

君子所樂樂主能以義揆之也君子事主以義而已苟王無義以揆之則誕或見信忠或見疑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則君子小人而無樂矣○

朱氏曰於是又歎諸侯優游而至於福厚之也○**朱氏曰**於是又歎諸侯優游而至於此也呂氏曰王以信義聯諸侯優游而不迫

○**釋文曰**脆韓詩作脆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呼報反讒佞骨肉相怨故任是詩也孔氏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

前漢書杜鄴曰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主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為任也

駢駢息營反角弓翮匹歛反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脊息徐反遠矣

毛氏曰興也駢駢調和也董氏曰許慎任解解

角弓言用角低印便也若任駢則訓色先儒以駢取其調和則字當任解解與駢同音○**朱氏**

曰角弓以角飾弓也孔氏曰弓人以六材為弓

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恒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翮

反貌○**毛氏曰**胥相也○**歐陽氏曰**弓之為物

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嚮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朱氏曰**九族我親之則附疎之則離亦如角

弓翮歛而反○**歐氏曰**是以告之使無相遠也

鄭氏曰骨肉之親無相疎遠相疎遠則以親親之至易以成怨

之遠矣民胥歛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

毛氏曰爾幽王也胥皆也○**歐陽氏曰**王與骨

肉如此則下民亦將傲上之所為也

此令兄弟綽綽處若反有裕羊樹反不令兄弟交相為喻羊主反

鄭氏曰令善也○**毛氏曰**綽綽寬也裕饒喻病

也○**朱氏曰**言王化之不善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

矣王氏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者交相愛故也

不令兄弟交相為喻者交相惡也○**朱氏曰**天

下善人少惡人多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出亏已斯亡

鄭氏曰良善也○**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呂氏曰**爵祿也○**王氏曰**民喪其良心不參彼已

之曲直躬自薄而厚責於人也則各相怨於一

方○**朱氏曰**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

之心責已愛已之心愛人使彼已之間交見而

無蔽則豈有相怨者哉○**王氏曰**受爵不讓專

利而有之也出亏已斯忘怨之所歸駭之所集

故也歐陽氏曰貪爭不已必於亡身也

老馬反為駒音拘不顧其後如食音嗣宜軀於據

反如酌孔取

呂氏曰飽也○**呂氏曰**孔取甚取也○**呂氏曰**見老人反侮慢之如幼推不自顧念後至年

老人之遇已亦將然毛氏曰已也矣而孩童慢

之○孔氏曰此舉馬以喻之○**朱氏曰**已多而

宜飽矣其酌之所取亦已甚矣○**東萊曰**言民

不知處少之義慢者而害之父兄反聽於子弟

所謂老馬反為駒也彼慢老者獨能處少而不

老乎所謂不顧其後也其快意不顧如食者但

知稱其飽之欲酌者但知多取曾不少加斟

量也

蜀 母教孫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激猷小人與屬音

鄭氏曰母禁辭說文云母止之也○**毛氏曰**孫

孫屬陸氏州木疏曰孫猶猴也楚人謂之沐猴

老者為獲長臂者為猿塗泥也附著也激美也

○**鄭氏曰**屬連屬也說文口屬連也○**廣樂圖**
氏曰小人之為不善比其所能不必教之也

今幽王又踈薄骨肉為不善於上以倡之是教
猥升木也小人樂於不善而王又益之以不善
之教是以塗塗附其墜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
以為上之道也故陳為上之道曰君子有徽猷
小人與屬也先王有中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
五品為之孝友此之謂徽猷○**王氏曰**君子有
徽猷於此則小人與屬於彼矣○**東萊曰**親親
岳岳之造乃民之良心非由外鑠也宜其與屬
而不敢解也

雨于付反雪濶濶符驕反見睨乃見反三音越消
莫肯下遐嫁反遺式居婁力任反驕

孔氏曰濶濶雪盛貌王氏曰其來之衆則濶濶

○**毛氏曰**睨日氣也說文口睨日光也○**蘇氏**

曰遺予也○**釋文曰**婁王肅云數也○**鄭氏曰**

雨雪之盛濶濶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則雪消
釋文○**蘇氏曰**雨雪之濶濶盛也見日而消矣
王族相怨毒王苟有意緩之亦釋然解矣呂氏
曰心睨曰消謂君子有微猷也雨雪之消喻小
人道消也○王氏曰雨雪濶濶見睨日消者譬
之君子自昭明德以在民上則民之惡德消矣
今王曾莫予之居於其上而屢驕焉而何以化
彼哉歐陽氏曰謂王不以恩意下及九族而自
為驕傲也○**董氏曰**濶濶詩作夔○**釋文曰**見
韓詩作夔音於見反云睨見日出也曰韓詩作
聿劉向同劉向疏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
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云雨雪夔夔見
睨聿消○**東萊曰**王之不肯降心下與族人者
以其居於驕慢而不可移也婁驕猶所謂屢空

言其驕之非一也

雨雪浮浮見現曰流如蠻如髦音毛戎是用憂

毛氏曰浮浮猶濼濼也王氏曰積之高則浮浮

○風樂劉氏曰浮浮言積之厚而浮於地上也

流者流而太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孔氏曰髦

西夷之別名牧誓曰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彼

髮此髦音義同

歐陽氏曰言骨肉相殘如夷

狄無禮義仁恩也王氏曰粲然有文以相接驩

然有恩以相愛中國之道也中國道盡則如蠻

如髦矣如蠻如髦是謂大亂故戎是用憂也

東萊曰一章戒王無信讒佞而遠九族二章言

王苟遠之非徒王族之乖離也民皆將化之矣

三章四章五章遂言民皆化之兄弟宗族始則

相病已而相怨相爭奪而不止已而暴蔑其尊

老而不顧俗之薄極矣皆王化之也六章復嘆

世乖族薄王又從而導之猶教稼升木以塗附

塗宜其易也困憊然而思上之化下速然影響

導之以惡既易如此况於有善道以化之小民

其有不與屬者乎七章言風俗薄宗族乖離其

勢雖如雨雪濼濼亦可畏王苟篤於親則洗然

如雪之見日羣慝自不然無後存矣奈何其不肯

降心而式居婁驕也惟其驕所以不降惟其不

降所以九族不親惟其九族不親所以天下化

之驕者其病本也八章申言雨雪浮浮見現曰

流其易消如此奈何王方且視宗族如髦蠻而

不之顧則浮浮之雨豈有消流之望乎詩人之

所憂也

角兮八章章四句

苑音辭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丁仲反諸侯皆不欲朝直逃反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有苑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音悼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毛氏曰苑茂木也○**鄭氏曰**尚度幾也○**孔氏**

曰王肅孫毓皆以上帝為斥王○**毛氏曰**蹈動也暱近也○**歐陽氏曰**靖安也○**蘇氏曰**君子

之願此於王譬如行道之人無不度幾息於茂

柳者○**孔氏曰**王其心變動不恒王氏曰但謂

上帝甚蹈者不敢斥言幽王之惡諸侯相戒無

往親近之必將得罪王氏曰幽王暴虐其蹈人

甚矣則人皆欲自遠無欲自暱也○**陳氏曰**且

俾我安之以待其改惡從善而後我坐焉言朝王也

有苑者柳不尚暱欺例反焉上帝甚蹈無自際例界反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毛氏曰暱息也王氏曰暱小息也際病也○**孔**

氏曰邁往也宣王之時諸侯之朝猶曰我友敬

矣逸說言其與今幽王暴虐如此則諸侯之朝其

速辭也宜矣○**歐陽氏曰**後予邁焉謂待其可

往朝則往焉

有鳥高飛亦傳音附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

予靖之居以凶矜

鄭氏曰傳臻皆坐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

極坐然天耳幽王之心然何所坐乎言其轉側

無常人不知其所屆王氏曰有鳥高飛亦傳于

天者尚有所極也彼人之心于何其臻者其難

知甚矣○**東萊曰**前二章猶欲靖以待幽王之

改欬後注朝此章言幽王之心不可測度不知其悛改之期也故嘆曰曷為予靖以待之乎幽王方且自居以凶暴驕矜其惡日熾也然手絕意於王室矣居以凶矜即角弓所謂式居婁驕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自古聖賢之論治亂每言天居焉

苑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三百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四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處張文反民衣

服不貳音二從七容反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

歸壹傷今不復扶又反見古人也鄭氏曰服謂冠

弁衣裳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

謂之貳從容謂休奠也休奠猶有常則朝夕明矣

○孔氏曰在上衣服有常能使民德歸一抑抑威

儀維德之隅由德行有常故服不變○處樂劉氏

曰先王之於萬物育之必有其道取之必有其時

用之必有其制欬後品彙之微各得正其性命也

故其域天下之心也必有禮以範其尊卑必有樂

以固其分義必有政以一其猷為必有刑以興其

法守民之用於萬物也皆有常數不敢過也不敢

不及也上以是率於下下以是事於上苟不如是無以容於其身也故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先王之治於斯為至矣然則裘笠撮帶雖則未儀有以見民德之歸一也

董氏曰緇衣公孫尼子任也其書曰庶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序蓋雜出於古之遺言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下孟反歸于周萬民所望音亡

毛氏曰彼彼明王也○**鄭氏曰**城郭之域曰都孔氏曰都者聚居之處○朱氏曰都王都也○

呂氏曰都人士者即喪服傳所謂都邑之士所以別野人也○**朱氏曰**黃黃狐裘色也王藻曰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楊之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綃衣以楊之狐裘黃衣以楊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士不衣狐白辟君也君子大夫士也孔子曰黃衣狐裘○孔氏曰狐之黃者多黃狐之衣非貴服也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鄭氏曰**于然也○**毛氏曰**周忠信也陳氏曰周鎬京也○**鄭氏曰**古明王時都人士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其容貌既有常言語又有濃度文章○**毛氏曰**不惟衣服容貌言語之有常其所行之行又歸於忠信表裏如一故為下民所仰望而取法也○**孔氏曰**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偽都邑尤甚故舉古以駁今也○**左傳**襄十四年楚子囊卒君子謂子囊忠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

手周萬民所望也服虔注云逸詩也孔氏曰
緇衣注云此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寔
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
以為逸也

彼都人士臺笠音立緇側基反撮七活反彼君子
女綢直雷反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音悅

鄭氏曰臺夫須也陸璣州木疏云舊說夫須涉

州也可以為裳笠以臺皮為笠孔氏曰笠本禦

暑因可以禦雨郊特性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

獸者諸侯貢屬焉州笠而塗尊野服也前裘則

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也**毛氏曰**緇撮緇布冠

也**朱氏曰**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孔氏曰緇

布冠制小故言撮若是帛為玄冠則有制度不

得言撮也**呂氏曰**君子女者貴人之女所以別

民女也**毛氏曰**緇直密直如髮也**張氏曰**

都人士始論長民者次論都人之士女一章言

長民者故不言女二章以下統言男女也**呂**

氏曰禮不下於庶人則長民者所齊野人有不

與也**王氏曰**臺笠緇撮在野與衆皆作之服

也緇直如髮則其德性之善也**鄭氏曰**其情性

密緇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鄭氏**

曰病時皆奢淫我不復見今士女之歛者心思

之而憂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音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玼

不見兮我心苑於粉反結

毛氏曰琇美石也**孔氏曰**王肅云以美石為

瑱塞實其耳也**朱氏曰**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

為姑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

之家女成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禮法○孔氏曰常武曰王謂尹氏春秋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世為公卿周之舊族也韓奕云為韓姑相攸言汾王之甥左傳鄭石癸曰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是姑與周室為昏姻也既世貴舊姓各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也○李氏曰周之所謂尹吉如晉之所謂王謝也○鄭氏曰苑猶屈也積也○鄭氏曰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為之苑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音權髮如蠶勅音邁反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毛氏曰厲帶之垂者孔氏曰厲垂帶之貌禮大帶垂三尺○王氏曰厲大帶也○**鄭氏曰**蠶勅

也說文曰長尾為蠶短尾為蠶尾末捷其言反舉也欻似婦人髮末曲上卷欻者也孔氏曰鬢傍短髮不可欻則因曲以為飾邁行也○**王**
氏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也朱氏曰思之甚也○**釋文**帶作帶云本亦作帶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旣音餘我不見兮云何盱喜俱反矣

鄭氏曰伊辭也盱病也朱氏曰盱望也○**蘇氏**

曰帶由其自餘而垂之董氏曰大帶垂三尺則帶自有餘矣髮由其自揚而卷之言古之為容者亦從其自然而非強之也朱氏曰言其自欻閑美不假脩飾也○**鄭氏曰**思之甚云何乎我

今已病矣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然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王氏曰明盛之朝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今幽王之時反此故賦采綠之詩以刺焉○屈樂劉氏曰周襲商制王畿之外疆天下為八州州建牧以統七卒也卒建正以統三連也連建帥以統兩屬也屬建旅以統五國國建侯以統其民而所以教之者三焉教之耕以足其衣食也教之文以興乎道藝也教之武以防其亂也國有不順則正之以州州有弗制則正之以卒卒有弗制則正之以州州有弗制然後大司馬提六軍起鄰牧正之以九伐之法則王者之師未有踰時而在外者故男無久役女無怨曠也幽王失道諸侯不朝九伐之法猶存而大司馬不能呼吸天下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不能正其所部而鄰遠之兵久戍于外過期不反與古異矣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弓六反予髮曲局其玉反薄言歸沐

毛氏曰興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鄭氏曰**綠

王芻也爾雅曰芻王芻郭璞云芻葦也今呼鷓

脚涉○董氏曰楚辭曰資芻施以盈室王逸云終朝采芻今攷鄭氏說以為王芻則當逸時字

為葦矣○**毛氏曰**兩手曰掬局卷也○**李氏曰**

薄辭也○**鄭氏曰**綠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怨曠之深憂息不專於事○**毛氏曰**予

髮曲局薄言歸沐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朱**

氏曰沐蓋以待君子之歸也蘇氏曰予髮曲局矣庶幾君子之歸而沐之

終朝采藍盧談反不盈一襜尺占反五日為期六

日不詹音占

鄭氏曰藍染艸也孔氏曰藍可以染青月令仲

夏無刈藍以染○**毛氏曰**衣蔽前謂之襜孔氏

曰李巡云衣蔽前衣蔽膝也○**朱氏曰**詹與瞻

同五日為期公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

見也長樂劉氏曰既踰於期猶未瞻見也六日

不詹未久也尚且望而憂之又况於遲久而弗

歸耶○**後漢書劉瑜上疏曰**天地之性陰陽正

紀隔絕其遣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

不詹怨曠伯歌仲尼所錄

之子于狩尺救反言韋勅亮反其弓之子于釣音

弔言綸之繩

鄭氏曰之子謂其君子也于往也○**孔氏曰**韓

謂射訖弛弓納于韋中也○**鄭氏曰**綸釣繳也

孔氏曰釋言云綸綸也則綸是繩名說文云繳

生絲縷也則釣與弋射其繩皆生絲為之弋是

繫繩於矢而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繫繩於

釣竿也言綸之繩謂與之任繩此猶今之接綫

謂之繩綫也○**毛氏曰**言是子往獵我則為之

納弓于韋中往釣我則為之緝繩于竿今遠行

從役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陳氏曰

此怨辭也想象其居家時所有之事而怨也○

朱氏曰望之切愛之之深也

其釣維何維魴音防及鱣音叙維魴及鱣薄言觀

古玩反者

孔氏曰上章兼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章釣文

在下接而申之○**董氏曰**維魴及鱣薄言觀者

言其得魚之多使觀者樂也○**毛氏曰**君子善

釣如此今久而不歸故思而述之也○**釋文曰**

觀韓詩作觀

采芣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古報反潤天下卿士不能
行召上照反伯之職焉鄭氏曰陳宣王之德召伯
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孔氏曰嵩高言王命
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謝
功相當故知宣王之時芄芄浦東反黍苗陰雨膏
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力報反之

毛氏曰興也芄芄長大貌悠悠行貌○**蘇氏曰**

宣王國申伯于謝使召公往營之召公之勞行
者猶陰雨之高黍苗哀今不能而思之也鄭氏

曰召伯將徒役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勞來
勸說以先之

我任音壬我輦力展反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

歸哉

毛氏曰任者鄭氏曰有負任者○孔氏曰謂

物人所負持輦者鄭氏曰有挽輦者○孔氏曰
輦車人挽以行車者鄭氏曰有將車者○孔氏

曰此轉運載任則是大車以駕牛者也牛者鄭

氏曰有牽傍牛者傍薄浪反○孔氏曰罪謫云
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

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
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旁此營

謝即封國也宜使罪隸牽傍其牛也上文既云
將車者謂車中有牛而將之下文又云牽傍牛

者此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地官
牛人云凡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

以載公任器注云牽傍在轅外挽牛不與將車

同也○鄭氏曰隄猶成也○丘氏曰蓋不定之

辭也孔氏曰蓋者為疑辭亦為發端孝經諸言

蓋者皆示不敢專決禮記禮器云蓋道求而未

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

王氏曰召伯之遇役夫如此○丘氏曰召伯知

其勞苦憂思故皆憂呼而諭之曰我負任者我

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俟我南行之功

已集蓋云歸哉謂解之使說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鄭氏曰徒行者御車者鄭氏曰士卒有步行者

有御兵車者師者旅者鄭氏曰五百人為旅工

旅為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

徒○孔氏曰旅屬於師徒行御車乃是師旅之

人別而言之歷數以類上章也○

之遇証夫如此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証師召伯成之

鄭氏曰肅肅嚴正之貌○毛氏曰謝邑也後漢

志南陽郡宛縣本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

謝城○朱氏曰謝功謝邑之事也○鄭氏曰營

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王氏曰召伯營謝

功之肅成征師之威定申伯之宅平淮夷故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載寧

原隰解見皇皇者華○毛氏曰土治曰平水治

曰清○鄭氏曰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

其泉水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王氏

曰原隰既平則疆其土田故也泉流既清則理

其溝洫故也○東萊曰天子子萬姓者也大臣

慮四方者也方伯分一面者也申伯之體勢不

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穆公身為卿士豈得辭
其意責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
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
焉此真知職分者也彼幽王近不能察犬戎之
駭以復宗周何暇經略江淮之間乎此詩人所
以思古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
心以事之○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多反旣見君
子其樂音洛如何

毛氏曰興也○**孔氏曰**下隰曰隰桑宜在濕潤
之所隰之近畔宜桑以今驗之實然也○**毛氏**
曰阿然美貌難然成貌○**鄭氏曰**隰中之桑枝
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孔氏曰**阿那是枝

葉音出之狀○**朱氏曰**隰桑有阿則其葉有難
矣旣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鳥酷反旣見君子云何不樂
毛氏曰沃謂長茂光潤如膏之飮也**毛氏**
曰沃桑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於紆反旣見君子德音孔膠
音交

毛氏曰幽異色也**孔氏曰**難為葉之茂沃言葉
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柔輒則其色
純異故三章各言其一也○長樂劉氏曰謂老
大則漸幽異也**膠固也**○**王氏曰**德音孔膠者
其德音之所及人附離之甚固也○**東萊曰**是
詩三以隰桑為興皆形容樂見賢者之精神情
意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鄭氏曰遐遠也朱氏曰遐與何同表記作暇○

鄭氏注曰遐之言胡也○**宋氏曰**謂猶告也表

記引遐不謂矣注謂猶告也○**丘氏曰**詩人自

道其愛賢之意○**季氏曰**我心誠愛君子雖遠

在野豈不能遠告之哉左傳鄭伯亭趙孟子產

賦隔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注云趙武欲子

產之見規誨○**董氏曰**中心藏之結於心也○

季氏曰何日忘之思賢者之心無日而已也王

氏曰尔雅所謂盛德垂善民之不能忘也○**東**

萊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賢者宜有以告

眾人眾人固無以告賢者也是詩方思賢者而

遽欲謂之何其犯分躐等歟蓋慕用之極與賢

者為一體思竭吾忠愛以禪補之其中其否有

所不知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音化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

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

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于偽反之任是詩也**鄭氏**

曰申姜姓之國也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

是謂幽后孽支度也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已不正

故也○**孔氏**曰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

為字也孽者孽也樹木斬而復生謂之孽以適子

比根幹度子此支孽孟子曰無易樹子玉藻云公

子曰臣孽庄云孽當為椿是適子比樹本度子比

支孽也適子當為度子之所宗故稱宗也

鄭氏曰詩以刺王序誤佐后字有下國化之以

下言當時事如此詩中所不及也詩大意刺王

專寵失上下之分

白華管音姦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毛氏曰興也白華野管也已漚為管孔氏曰釋

坤云舍人曰白華一名野管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為管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管耳○

曰刈白華已漚以為管又取白茅纏束之○

曰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

曰我申后也○

曰白華則漚以為管白茅則用之裹束物之美惡其用各有其所興尊卑上下各有其分王氏曰管譬則后也茅譬則妾也今王亂

貴賤之序而棄遠我俾我窮獨失所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曰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孔氏曰以今觀之有雲則無

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

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

則清且為昏亦是露之雲也○陳氏曰雲為質

而露為澤○

曰天步時運也毛氏曰步行也猶如也張氏曰猶似也○鄭氏曰猶圖也天

之道雲蒸露降則菅茅皆被其潤王如以道則

嫡妾當均被其寵今天運艱難而之子不猶是

道也張氏曰英英白雲且均露及菅茅何天步艱難而之子不若是乎

漚符處反池北流浸于鳩反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曰漚流貌○

曰言其北流是目所觀

鄭氏曰豐鎬之間水北流○

曰碩人謂幽王也○

曰小水微流尚能浸漚稻田王之

崇高尊大而反不能通流其寵澤念此所以嘯
歌而傷懷也○**說文**曰澆水流貌詩曰澆沱北
流徐鉉曰沱沱沼之沱通用此字今別作池非
是徒何切

樵徂隼反彼桑薪印五綱反烘火東反于燧市林
反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樵者薪之一名樵彼桑薪猶薪是獲薪
也少儀云抱樵注云朱燧曰樵○**毛氏**曰桑薪

宜以養人者也印我也烘燎也燧燧竈也孔氏

曰燧者無釜之竈其上欬火謂之烘本爲此竈
止以燧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郭璞曰今之

三隅竈也燧音恚○**歐陽氏**曰樵彼桑薪印烘
于燧者物失其所也桑薪宜爨章節而爲燎燭
棄妻自傷失職也鄭氏曰人之樵取彼桑薪宜

以炊饗饋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
反以燎於燧竈用烙事物而已○**蘇氏**曰譬如
申后之賢不獲偶王而棄之於外也○**程氏**曰

興王之捨嫡后之尊而專寵於嬖人也維彼王
之崇大而所爲如是所以勞傷我心言之于者
直謂是人也言碩人者言其居尊大之位而所
爲如是也

邁鍾于宮聲聞音問于外念于慄慄七感反視我
邁邁

說文曰慄慄不申也亦作慘慘朱氏曰慄慄憂
貌○**王氏**曰邁邁然遠我而不顧也歐陽氏曰

邁往也○**毛氏**曰邁邁不說也○**毛氏**曰有諸
宮中必形見於外○**丘氏**曰如幽王心寵褒姒
而聲容必見于外不可掩也念幽王寵褒姒而

遠我則嘗慄然而憂愈幽王視我則愈邁邁然
而踈遠也程氏曰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
王也慘慘歎憂戚而曾不能感動視我邁邁而去
○朱氏曰鼓鍾于宮則聲聞于外矣念子慄慄而
反視我邁邁何哉○**釋文曰**邁韓詩及說文竝
作怖字吠反韓詩云意不說好許云狼怒也
有鷩音秋在梁有鶴呼谷反在林維彼碩人實勞
我心

毛氏曰鷩禿鷩也鄭氏曰鷩之性貪○**孔氏曰**
梁魚梁也○**鄭氏曰**鷩鷩皆以魚為食然鶴之
於鷩清濁則有間矣今鷩在梁而鶴在林
鷩則飽而鶴則饑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
之如養鷩而棄鶴也歐陽氏曰言二物皆非其
所處如妾不宜居正位而妻不宜被遠棄也○

程氏曰今王使我不得其所是以傷心

鷩鷩在梁哉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鄭氏曰戢歛也歛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鷩

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鷩○**王氏**

曰鷩鷩能好其匹於止得其所止雄鷩相從不

失其性也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者幽王無良不

一其德鷩鷩之不如也

有扁邊顯反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底都
禮反兮

毛氏曰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孔氏曰隸僕云

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石
也○蘇氏曰扁卑貌底病也○**蘇氏曰**石之施

於履者乘石也石之扁歛下者可施於履之卑
而不可施於貴蹇如人之賤者可以為妾而不

可以為后言物各有所施之不可改也陳氏曰
扁然之石可履以乘車其受任不過於此今王
以卑人而加之上位而遠棄申女何也○**歐陽**
氏曰棄妻指此石常在入下如妾止當在下爾
今之子遠我而進彼使我病也李氏曰此詩大
抵與綠衣相類綠衣之詩專以綠衣取譬此詩
則多取譬喻躰雖不同而發明嫡妾之分則一
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繇面延反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
賤不肯飲於鳩反食音嗣教載之故作是詩也鄭
氏曰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
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程氏曰詩序必是同時所作然亦有後人增者

如繇蠻序不肯飲食教載之但見詩中云飲之
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即云教載
絕不成語也

繇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
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毛氏曰與也繇蠻小鳥貌長樂劉氏曰繇蠻聲

也丘阿曲阿也孔氏曰釋丘云非人為之丘李

巡曰謂非人力所為自然生為丘也卷阿云有

卷者阿知丘阿是丘之曲中也○**朱氏曰**後車

副車也鄭氏曰後車倅車也○孔氏曰夏官戎

僕掌倅車之政遺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

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

副曰佐○**鄭氏曰**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

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

者而依屬焉○**王氏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刺大臣我微賤者也我者內之也孔氏曰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聘禮及聘義皆言士為紹

擯○**陳氏曰**飲食以慰藉之而日受其教誨孔氏曰教誨雖於人無費而無仁心亦不肯也故

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是不愛則不誨也又命後車以載之鄭氏曰車敗則命

後車以載之○孔氏曰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敗則載之此大臣之所當施然從行

小臣之事也蘇氏曰黃鳥之止於丘飛行飲食無不託焉而亦未嘗有厭微臣附於公卿出使

於外柰何曾不飲食教載之哉

縣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徒曰反行畏不能越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丘隅立角也憚難也○**三氏曰**趨疾行也○**李氏曰**非敢憚行也但恐其疲勞不能疾

趨耳○**大學詩云**縣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以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縣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丘側立傍也極至也○**李氏曰**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于魯國極之為言至也非敢憚

行但恐不能至其所也

縣蠻三章章八句

瓠戶故反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老刀反饗於恭反饒許氣反不肯用也故

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鄭氏曰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饗腥曰膾生曰宰○孔氏曰父

繫養者曰牢熟曰饗腥曰膾生曰宰○孔氏曰父

劉云執豕于牢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拴祀五
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牢者牲所居之處故繫養
者為牢也亨人掌外內饗之爨烹煮肉之名故熟
曰饗也左氏曰饗牽竭矣饗與牽相對牲可牽行
饗是已殺○李氏曰幽王之為人必其所愛者
小所廢者大頗弁之詩曰有頗者弁寔為伊何尔
酒饒旨爾殺饒馨言有酒之旨有殺之馨何為不
用之以宴同姓同姓之親而酒殺之美猶不肯用
則於賓客雖有牲牢饗饋而不肯用乃其宜也幡
幡乎煩反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毛氏曰幡幡瓠葉貌○**鄭氏曰**亨熟也熟瓠葉
者以為飲酒之藉也李氏曰瓠葉新生可以為
菹也○**王氏曰**嘗其旨否歟後行獻酬之禮
禮記左傳注曰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

晉猶與賓客享之○**蘇氏曰**傷今幽王雖有牲
牢饗饋而不肯用也

有兔他故反斯首炮白交反之燔音煩之君子有
酒酌言獻之

孔氏曰斯此也○**蘇氏曰**有兔斯首言一兔也
李氏曰兔以首言猶兔以尾言也○**毛氏曰**炮

加火曰燔○**鄭氏曰**炮之燔之者將以為飲酒
之羞也○**蘇氏曰**獻主人酌賓也
有兔斯首燔之炙音隻之君子有酒酌言酌才洛
反之

毛氏曰炕火曰炙孔氏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
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鄭氏曰**凡治兔之宜鮮
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酢報也鄭氏曰
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

有克斯皆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市周反之
毛氏曰醻道飲也孔氏曰醻者欲以醻賓而先
自飲以道之此舉酬之初其賓飲訖進酒於賓
乃謂之酬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士銜反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
不至乃命將率所類反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
詩也鄭氏曰荆謂楚也舒舒鳩舒鄆舒庸又有舒
龍謂之羣舒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
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直造反矣

毛氏曰漸漸山石高峻釋文曰漸漸亦作嘯嘯

鄭氏曰武人謂將帥也○宋氏曰皇暇也○

孔氏曰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戍役不息乃更漸
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長樂劉氏

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者謂所歷之路石皆廉
利傷人之足割馬之蹄不可以踐履也不獨漸
漸而已其高峻峭拔非攀緣則不可以登今五
谿之路莫不如此也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者其
山窮者川斷之也其川盡者山間之也重重相
間遠不可極不曰悠遠乎○孔氏曰鄭氏箋以
勞為勞勞廣闊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
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是口之詠歌不專
以竹帛相授音旣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
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歐陽氏曰武人東征不
皇朝矣者謂久處于外不得朝見天子也長樂
劉氏曰困以陟降之勞疹以山嵐之氣旣病且
死莫保生還故不皇言於朝覲也○東萊曰解
經不必改字鄭氏以勞為遼非也然孔氏之說

讀詩者所當知

漸漸之石維其卒在律反矣山川悠遠曷其没矣
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鄭氏曰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

毛氏曰没盡也○**孔氏曰**言所登歷何時可盡

徧也○**歐陽氏曰**不皇出矣者謂深入險阻之

地將不得出也

有豕白蹄音的矣之丞反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

普即反沱徒河反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毛氏曰豕豬也蹄蹄也孔氏曰釋豕云四蹄皆

白駭駭者躁疾之言白蹄名之為駭是躁疾於

餘豕○尔雅曰駭與豕字異義同○長樂劉氏

曰中國有豕純黑為常南蠻有豕無非白蹄也

謂四足連趾皆白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張氏

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涉跋

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孔氏曰**離歷也○**朱**

氏曰畢星名○**毛氏曰**月離陰星則雨孔氏曰

畢為月所離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洪

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好風者箕也好雨者

畢也鄭氏洪範注曰風土也為木妃雨木也為

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注南宮好陽北宮好燠

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巳所克而得其妃從其

妃

也○**歐陽氏曰**豕涉波而月離畢將雨之驗也

謂証沒者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不皇及他也

履險遇雨証行所尤苦故以為言長樂劉氏曰

証証夫遠行之所見也深入蠻夷之域為山川

之所困雨水之所淫戰敵未捷病役相仍救其

生命之不暇何皇及於他事哉○東萊曰長樂劉氏之說其辭切而哀若任於熙寧安南敗事之前則既其文而未既其寔深可懼也若任於熙寧安南敗事之後則三折肱知為良醫深可信也雖未知其為何時要皆有益於學者故特錄之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君音條之華音花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陳氏曰此詩其辭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君之華芸音云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毛氏曰興也君陵君也將落則黃孔氏曰釋州

云君陵君黃華葉白華芟舍人曰黃華名葉白華名芟陸璣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艸葉可染皂素以沐髮即黑如釋州之文則君華本自有黃有白而箋云陵君之華紫赤而繁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而黃○蘇氏曰言周密之衰如是華也

君之華其葉青青子零反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毛氏曰華落葉青青欬蘇氏曰言華已盡矣徒見其葉耳○丘氏曰詩人言知我所遇之世如此不知不生之愈也

詳子桑反羊墳扶云反晉三星在罍音柳人可以食鮮息淺反可以飽

毛氏曰詳羊牝羊也孔氏曰釋畜云羊牝物牝

耕故知耕羊牝羊也墳大也○鄭氏曰三星心

星也○毛氏曰雷曲梁也寡婦之笱也○蕭田

鄭氏曰牝羊皆小今也羸瘠反皆大而身小王

氏曰牝羊則皆大耕羊則皆小耕羊而墳笱心

星而照雷皆不久也毛氏曰三星在雷言不可

久也○鄭氏曰如心星之光耀見於夷笱之中

其去須臾也○董氏曰心出在明堂者正也也

于將沒而望於夷笱之中其可久乎此以興死

亡將也○陳氏曰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言苟

且一食無望其餘也朱氏曰雷中無夷而水靜

但見三星之尤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

此苟且得食是矣豈可以望其飽哉

何艸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皆音佩

荏之華三章章四句

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任是詩也

李氏曰文王之於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

之政其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此周

之所以興也幽王之時兵革不息征伐不休民

之愁苦甚矣而幽王曾不之恤視民如禽獸此

周之所以亡也興亡之鑒豈遠乎哉

何艸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丘氏曰將亦行也○鄭氏曰用兵不息軍旅自

歲始艸生而出也歲勉矣何艸而不黃乎言艸

皆黃也孔氏曰氣則時經寒熱物則華變死生

日月長久証行不息是其所以怨也○王氏曰

無艸而不黃則歲暮矣人可以休息之時也於

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之甚○毛氏

曰何人不將言萬民無不從設孔氏曰言萬民

無艸而不黃則歲暮矣人可以休息之時也於

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之甚○毛氏

曰何人不將言萬民無不從設孔氏曰言萬民

何人而不為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

何艸不玄何人不矜古頑反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鄭氏曰玄赤異色始春之時艸芽孽者將生必

玄長樂劉氏曰艸之黃者則又黑腐且將再生

無妻曰矜孔氏曰矜與嫫古今字從設者皆過

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

民之性也今則艸玄塗於黃此豈非民乎王氏

曰艸既黃而死矣歲暮之時死而後生其色既

玄則又改歲矣○朱氏曰言從役過時而不得

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為非民哉

○**董氏曰**韓詩任何人不鰥

匪兕徐履反匪虎率波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毛氏曰兕虎野獸也○**孔氏曰**率循也○**毛氏**

曰曠空也○**朱氏曰**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為使

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閑暇也孔氏曰役夫若

是野獸可常在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為常循

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禽獸無異乎

有芄薄紅反者狐率彼幽艸有棧士板反之車行

彼周道

丘氏曰芄毛尾長貌○**毛氏曰**棧車役車也孔

氏曰巾車有士乘棧車庾人乘役車此有棧是

車之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孔氏曰**狐本是

艸中之獸人非禽獸何為行彼周道之上常在

外野與狐在幽艸乎

何艸不黃四章章四句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四

程